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

聖天子第其爵秩優有和智總制北湖寧盛地方務務理精世幾一等聖和智總制集

元紀二十六

起屠維單閼正月盡旃蒙作噩十二月凡七年

順帝

至元五年春正月癸亥禁濫予僧人名齋 二月庚寅
信州雨土 庚子免廣海添辦鹽課萬五千引止辦元
額 集賢大學士致仕陳顥卒顥出入禁闥數十年樂
談人善薦牘累數百有訐之者顥曰吾寧以謬舉受罰
蔽賢誠所不忍士大夫因其薦拔以至通顯有終身莫
知所自者追封薊國公諡文忠 夏四月癸巳立巴延

南口過街塔二碑 乙未加封孝女曹娥爲慧感靈孝
昭順純懿夫人 己酉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
器弓矢之禁 是月帝如上都 鎮江丹陽縣雨紅霧
草木葉及行人衣裳皆濡成紅色 六月庚戌長汀大
水沒民廬八百家賑恤之 秋七月戊寅詔諸王位下
官毋入常選 甲申常州宜興山水出勢高二丈壞民
廬 八月丁亥帝至白上都 九月丁巳賑瀋陽饑
自七月至是月太白屢經天 冬十月辛卯享於太廟
壬辰禁倡優盛服許男子裹青巾婦女服紫衣不許
戴笠乘馬 甲午命巴延爲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

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一月戊辰河南行省

掾杞縣范孟端

致異元史帝紀作范孟後編依庚申外史作孟端今從之

謀不軌詐

爲詔使入行省殺平章政事伊祿特穆爾廉訪使鄂勒哲布哈等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暘俾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旣而官軍捕孟端誅之凡汙賊者皆得罪惟暘獨免暘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歷炳懼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之名用是太著尋由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嘗數爲之賜以上尊

癸酉瑞州路新昌路兩木冰至明年二月始解 十

二月巴延構陷鄰王齊齊克圖

舊作徹徹
篤今改

請賜之死帝

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特穆爾布哈

舊作帖
木兒不

花今

威順王庫春布哈

舊作寬徹
普化今改

不俟命卽遣之帝爲

之不平

至元六年春二月己亥黜中書大丞相巴延爲河南行
省左丞相詔曰朕踐位以來命巴延爲太師秦王大丞
相而巴延不能安分專權自恣欺朕年幼輕視太皇太
后及朕弟雅克特古斯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加以
極刑允合輿論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憫恤今出爲河南

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領諸衛親軍并集饗丹人等詔書到時即許散還本衛初巴延既誅騰吉斯獨秉國鈞漸有異謀帝患之巴延素養其姪托克托爲己子欲令宿

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旺嘉努

舊作汪家奴今

改翰林學士承旨實喇卜

舊作沙刺班今改

同侍禁近巴延自

領諸衛精兵以楊珠布哈

舊作燕者不花今改

爲羽翼導從之盛

填湓街衢而帝之儀衛反落落然天下之人知有巴延

而已托克托深憂之私請于其父滿濟勒噶台曰伯父

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吾族赤矣曷若于未敗圖之

其父亦以爲然托克托復質于其師浦江吳直方直方

日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果欲忠于國餘復何顧一日

乘間于帝前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

後左右皆巴延之黨獨沙克嘉本

舊作世傑
班今改

阿嚕爲帝

腹心乃遣二人與托克托游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

論辨乃悉其心靡他二人以聞于帝帝始信之不疑及

巴延擅貶二王帝決意逐之一日泣語托克托托克托

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之際左右爲

誰曰阿嚕及托克托穆爾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

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托克托乃

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沙克嘉本等

謀欲俟巴延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坳皆置
兵巴延見之大驚召托克托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禁
不得不爾然遂疑托克托亦增兵自衛至是巴延以所
領兵衛請帝出畋托克托勸帝稱疾不往巴延固請乃
命太子雅克特古斯與巴延出次柳林托克托遂與阿
嚕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
奉帝居王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
二鼓遣集賽伊徹察喇舊作月可察兒今改率三十騎抵營中奉
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滙入草詔數巴延罪狀命平章
政事珠爾噶岱舊作只兒瓦歹今改齎赴柳林黎明巴延遣騎士

至城下問故托克托踞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無罪可各還本衛巴延乞陞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巴延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巴延俯首有慙色以太保滿濟勒噶台爲太師中書右丞相太尉塔斯哈雅爲太傅知樞密院事特默齊爲太保御史大夫托克托爲知樞密院事旺嘉努爲中書平章政事嶺北行省平章政事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爲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托克托之弟也壬寅詔除托克托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環刀輒入內府乙巳罷各處船戶提舉廣

東采珠提舉二司 丁未罷通州河西務等處抽分
已酉彗星如房星大色白狀如粉絮尾迹約長五寸餘
彗指西南漸向西北行 三月甲寅漳州義士陳君用
襲殺反賊李志甫授君用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 丙
辰赦漳潮二州民爲李志甫劉虎仔脅從之罪褒贈軍
將死事者 辛未詔徙巴延子南恩州陽春縣安置行
至龍輿路驛舍病死 庚辰彗滅自二月己酉至是日
凡三十二日 夏四月丙午詔封滿濟勒噶台爲忠王
賜號達爾罕固辭不受御史請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五月癸丑禁民間藏軍器 甲子慶元奉化州山崩

水湧出平地溺死人甚眾 丙子帝如上都 六月丙

申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鴻吉哩氏於東安州安

置放雅克特古斯於高麗詔曰自武宗升遐太后惑于

愴慙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

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

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

誠不疑即立爲皇太子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伊

嚕布哈

舊作月魯
不花今改

額勒雅

舊作也里
牙今改

埒棟阿等謀爲不

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
搆流言嫁禍于必巴實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

居遐陬內懷愧歉則殺額勒雅以杜口上天不佑隨降

殞罰叔嬭布達實哩其勢蹙不立明宗之冢嗣而立

孺稚之弟伊埒哲伯

質班今改

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

賢以長扶朕踐位賴天之靈權奸屏黜盡孝正名不得

復緩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意既往之

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徹去圖卜特穆爾在廟之主布

達實哩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雅克特古斯

放諸高麗當時賊臣布哈額勒雅已死其以明埒棟阿

等明正典刑

致異庚申外史云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已卯臺官

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也乃陛下嬭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爐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

東安州安置太子雅克特古斯瀋陽安置尋皆遇害尚書省因希旨謂文宗在日素謂陛下非明宗子帝大怒徹去文宗廟主案順帝以明宗子入繼大統則太后爲嫡母何待於臺臣之奏而始知之其以六年爲五年皆傳聞之失實也今不取

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

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雅克特古斯太子年方在幼惟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明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疏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喻之常人

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厄者爲之教養不使失

所況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遷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它變關係非輕興言及此良爲寒心望陛下遣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書奏不報未幾太后崩於東安州雅克特古斯於中道遇害 己亥秦州成紀縣山崩地拆 庚戌處州松陽龍泉二縣積雨水漲入城中渰丈餘溺死者五百餘人遂昌縣尤甚平地二丈餘桃源鄉山崩壓死者三百六十餘 秋七月甲寅詔封微子爲仁靖公箕子爲仁獻公

比干加封爲仁顯忠烈公 戊午以星文示異地道失
寧蝗旱相仍頒罪已詔於天下 戊寅命翰林學士承
旨腴哈奎章閣學士庫庫等刪修大元通制 是月禁
色目人勿妻其叔母 八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辛亥
明埒棟阿伏誅 癸丑加封漢張飛武義忠顯英烈靈
惠助順王 丙寅詔今後有罪者毋籍其妻女以配人
一冬十月甲申尊皇考爲順天立道睿文知武大聖孝
皇帝親禪太室 壬辰立曹南王阿喇罕淮安王巴延
河南王阿珠祠堂 壬寅滿濟勒噶台辭右丞相職仍
爲太師以托克托爲中書右丞相宗正達魯噶齊特穆

爾布哈爲左丞相滿濟勒噶台使人于通州開酒館糟
房日賣至萬石又廣販長蘆淮南鹽托克托不以爲然
屬參政佛家律

舊作佛家
問今改

曰吾父喜君君所言無不聽

盍諫吾父使解職不然人將議我家逐其兄而攘其位
猥口甚可畏也佛嘉律如其言乘間諷之滿濟勒噶台
遂辭職家居而托克托代其位 是月河南府宜陽等
縣大水漂沒民廬溺死者猥人給殯葬鈔一錠仍賑義
倉糧兩月 十一月辛未以孔克堅襲封衍聖公 十
二月詔復行科舉國子監積分生員三年一次依科舉
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人初中書參知政事阿榮精於

數學逆推多奇中天歷三年策士之日與虞集會於直
廬語集曰夏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
彬彬大出矣已而果然 戊子罷天歷以後增置官屬
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至是大臣
議悉革罷翰林學士承旨庫庫曰民有千金之產尚設
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然之
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就命庫庫董治
餘悉罷之庫庫又請置檢討等職十六員以備進講帝
皆俞允 虞集旣謝病歸帝嘗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
錦二召還禁林集病作不能行屢有敕即家撰文以褒

錫勳舊至是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

事豈由彼書生耶

攷異元史成集傳以順帝此我家事之言繫于元統二年按其時尚未追

理文宗舊詔也蓋元史連書之失于限斷今酌附於至元六年又庚申外史謂順帝撤去文宗廟主并逮當時草詔者瞿宗吉歸田詩話云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間逮捕至大都則以文宗親改詔稿呈上帝覽之曰此朕家事外人豈知托克托亦爲之言得釋然兩目由是睜明宗吉所述近委巷之言殆惡集者爲之也使文宗當日果有親改詔書是爲御筆改定其稿當藏之禁中豈得爲集所藏畱爲亡日地步耶今仍從元史是歲立奇氏爲第二皇后高麗人徽政院使

圖們岱爾進爲宮女主供茗飲以事帝性穎黠日見寵幸奇徹皇后方驕妬數筆辱之奇徹后旣遇害帝欲立之丞相巴延爭不可巴延死實喇卜遂請立爲第二皇

后居興聖宮置資正院使以掌其財賦后無事則取女
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有賢行者爲法四方貢獻
或有珍味輒先遣使薦太廟然後敢食奇氏在高麗家
微用后貴三世皆追封王爵

至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朔詔改至元七年爲至正元年
與天下更始 癸亥詔天壽節禁屠宰六日 是月命
右丞相托克托領經筵事 免天下稅糧五分 命永
明寺寫金字經一藏 二月印造至元鈔九十九萬錠
中統鈔一萬錠 三月己未汴梁地震 夏四月丁丑
道州土賊蔣丙等反破江華縣掠明遠縣 戊寅彰德

有赤風自西北起忽變爲黑晝晦如夜 庚寅帝幸護

聖寺 命中書右丞特穆爾達實爲平章政事阿魯爲

右丞許有壬爲左丞特穆爾達實國王托克托之子也

巴延罷相庶務多所更張特穆爾達實盡心輔贊每入

番直帝爲出宿宣文閣賜坐榻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

罷 己亥立吏部司績官 庚子復封太師滿濟勒噶

台爲忠王 罷朔州河西務行用庫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戊申以崇文監屬翰林國史院 閏月甲午賞

賜扈從明宗諸王官屬八百七人金銀幣帛各有差

壬寅詔刻宣文至正二寶 六月戊午禁高麗及諸處

民以親子爲宦者因避賦役 是月揚州路崇明通泰等州海潮湧湍溺死一千六百餘人賑鈔萬一千八百餘錠 時帝在上都不御內殿監察御史崔敬上疏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實勒鄂爾多斯舊作失刺幹耳朵思今改乃先皇所以備晏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夏願大駕還大內居淡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帝又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復上疏曰臣聞世皇時

大臣有功所賜不過輶帶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
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
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時近侍之臣不
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
寶物徧賜僕御闔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幾空萬
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宜追回所賜
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秋八月帝至自上都 九
月壬寅許有壬進講明仁殿帝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
豹裘金織文幣 冬十月戊午月會旣 十一月搖賊
寇邊湖廣行省平章袞巴布勒總兵討平之 十二月

乙卯詔民年八十以上蒙古人賜緡帛二表裏其餘州縣旌以高年耆德之名免其家雜役 道州路民何仁甫等兵起土賊蔣丙等與之合攻破江華等州縣溪峒搖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 山東燕南強盜縱橫至三百餘處選官捕之 是月復立司禋監加封真定路潞沁河神爲昭佑靈源侯 太常博士遂魯曾復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達寶哈雅昂吉爾右丞衮巴布勒刑部尚書鄂都瑪勒御史吉當普院使哈剌鄂哲勒伊噶布哈郎中呂思誠皆黜之八人之中惟思誠少過亦變祖宗選法餘皆巴延之黨朝廷肅然除樞密院都士上

言前巴延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小
官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鄭王爲巴延
構陷妻女流離當恤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
外郎悉辨正橫罹巴延所誣者 時國子監蒙古回回
漢人生員凡千餘然祭酒司業博士多非其人惟粉飾
章句補葺時務以應故事在監諸生日啖籠炊粉羹一
人之食爲鈔五兩而十百爲羣恬嬉翫惕以嫚侮嘲諢
相尚或入茶酒肆則施屏風以隔市人飲罷不償直掉
臂而出莫敢誰何

至正二年春正月丙戌托克托用人言于都城外開河

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達通州以通舟楫深五十尺
廣一百五十尺役夫十萬人時廷臣多言不可而托克
托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足
以爲害淤淺易塞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
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
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決宗社所在豈容僥倖即成
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托克托終不聽
是月大同饑人相會運京師糧賑之 二月壬寅頒農
桑輯要 乙卯李沙的僞造御寶聖旨稱樞密院都事
伏誅 三月戊寅親試進士七十八人賜拜珠陳祖仁

等及第出身 夏四月辛丑冀寧路平晉縣地震聲如
雷裂地尺餘民居皆傾 是月帝如上都 金口河工
畢啓牐放水湍急沙壅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
舍墳塋夫丁死傷甚眾費用不貲卒以無功旣而御史
糾劾建言者中書參議博囉特穆爾都水傅佐竝伏誅
五月甲申太白經天 丁亥東平雨雹如馬首 六
月戊申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運官徵糧以備軍儲 壬
子濟南山崩水湧 是月汾水大溢 秋七月庚午惠
州路羅浮山崩 己亥慶遠路莫八聚眾反攻陷南丹
左右兩江等處命托克托赤顏討平之 立司獄司于

上都比大都兵馬司 是月佛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純黑後蹄皆白 八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九月己巳詔遣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衮卜布勒領河南江浙湖廣諸軍討道州賊平之復平溪峒堡塞二百餘處 辛未帝至自上都 丁丑京城強賊四起 是月歸德府睢陽縣因黃河爲患民饑賑糶米萬三千五百石 冬十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詔遣官致祭孔子於曲阜 罷織染提舉司 甲子權免兩浙額鹽十萬引福建餘鹽三萬引 十二月己酉京師地震 癸亥阿魯圖們等以謀害宰臣圖爲叛逆伏

誅是歲以御史大夫博爾濟布哈爲江浙行省左丞相行至淮東聞杭城大火燒官廨民廬幾盡仰天揮涕曰杭江浙省所治吾被命出鎮而火如此是吾不德累杭人也疾馳赴鎮即下令錄被災者二萬三千餘戶給鈔一錠焚死者亦如之人給月米一斗幼稚給其半又請曰減酒課爲錢千二百五十緡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稅皆停事聞朝廷從之又大作省治民居附其旁增直買其基募民就役則厚其傭直又請歲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輒禱于神祠無不應在鎮二年雖兒童婦女莫不感其恩

以戶部郎中蓋苗爲御史臺都事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苗曰非其才也大夫不悅而起其晚邀至私第以謝人兩賢之尋出爲山東廉訪副使益都淄萊地舊稱產金朝廷建一府六所綜其事民歲買金以輸官至是六十年矣民有忤其官長意輒謂所居地有金礦掘地及泉而後止猾吏爲姦利莫敢誰何苗建言罷之其害遂息 監察御史成遵扈從至上都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躬聖躬安則社稷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

言循敘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諭臺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遵又言江浙火災當賑恤及劾達嚕噶齊不法十事皆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書速議以行一歲之中言事并舉劾凡七十餘章皆指訐時弊執政者惡之改刑部員外郎尋出爲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遵穰縣人也

至正三年春正月丙子中書左丞許有壬罷先是有王父熙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旣沒而諸生思之爲

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穆巴喇錫緣睚眦之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構浮辭誣譏有壬及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 三月

丁未遼陽沃濟

舊作吾者今改

野人叛

是月沐梁新鄭密二

縣地震秦州成紀縣鞏昌府寧遠伏羌縣山崩水涌溺

死者無筭

三月壬申造鹿頂殿

監察御史成遵等

請用終場下第舉人充學正山長國學生會試不中者

與終場舉人同

戊寅詔作新風憲在內之官有不法

者監察御史劾之在外之官有不法者行臺監察御史

劾之歲以八月終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

是月詔修

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
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末國史院編修官袁桷
請購求遼金宋遺事從之然義例未定有欲如晉書例
以宋爲本紀而遼金爲載記者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
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爲不可又有待制王
理者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爲北史建隆至靖康爲
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一時士論不決至是詔釐爲
三史而各統其所統以中書右丞相托克托爲都總裁
官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右丞賀惟一御史中丞張起
巖翰林學士歐陽元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

侯斯爲總裁官惟一勝之子也托克托問修史以何爲
本侯斯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
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
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又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
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
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賢
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
求歸於至當而後止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原
委尤多究心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
定淡厚醇雅理致自足元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

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議論不公者元不以口舌爭俟
其呈稿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其於論贊表奏皆元屬
筆 夏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是月帝如上都 六
月壬子命經筵官月進講者三 是月中書戶部以國
用不足請撙節浮費 回回刺里五百餘人渡河寇掠
解吉隰等州 秋七月戊辰修大都城 是月興國路
旱河南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 八月山東有賊焚
掠兗州 帝至自上都 九月甲子湖廣行省平章袞
巴布勒擒道州賀州徭賊首唐大二蔣仁五至京師誅
之其黨蔣丙自號順天王攻破連桂二州 冬十月戊

戊帝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遣阿嚕問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李好文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好文與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爲帝時陛下爲之臣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爲人後者爲之子也陛下當拜帝乃拜由是每親祀必命好文攝禮儀使 巳酉帝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 巳未以南郊禮成大赦天下蠲民間田租五分賜高年帛 十二月丙申詔寫金字藏經 丁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博爾濟布哈爲中書左丞相特穆爾布哈罷 是月膠州及屬縣高密地震 是歲詔立常

平倉罷民間倉鹽 徵遺逸托音巴延張瑾杜本本辭
不至本清江人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武夷山
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右丞相托克托薦之召
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
至杭州稱病固辭而致書於托克托曰以萬事合爲一
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
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時
有金華張樞亦屢徵不起既又徵隱士鄂勒哲圖舊作完者
圖今改濟爾噶朗舊作執禮哈郎今改董立李孝光詔以鄂勒哲圖
濟爾噶朗爲翰林待制立修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

優右丞相特穆爾達實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名爵豈足吝惜耶識者誦之 衛輝冀寧忻州大饑人相食 監察御史李稷劾奏宦官高龍卜恃賴恩私侵撓朝政擅作威福交通時相爲國基禍請竄逐之章上流龍卜於征東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言事官須優加擢用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人直士書百司奏請及上所可否月達省臺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護聖寺火詔更作之稷言水旱相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興大役議遂寢稷滕州人 監察御史烏古遜良楨以帝

方攬萬幾不可不求賢自輔乃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數日一進講不踰數刻已罷而暫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請招延宿儒若許衡者數人寘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啓沃宸衷日新其德又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後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上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云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人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人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

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
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奏入皆不
報

至正四年春正月辛巳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
陞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
者降一等 庚寅河決曹州雇夫萬五千八百修築之
是月河又決汴梁 三月壬寅特授巴圖瑪多爾濟
征東行省左丞相嗣高麗國王王本名昕高麗國王王
楨之長子也楨在國淫暴無道帝以檻車徵至流之於
揭陽無一人從行者楨手持衣袂以去至岳陽而死帝

乃命昕嗣其位 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甲辰中書
右丞相托克托罷以知樞密院事阿魯圖爲右丞相托
克托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擢用之
封托克托爲鄭王食邑安豐賜金印及海青文豹等物
俱辭不受阿魯圖旣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
之曰此人柔輒于刑部非所宜阿魯圖曰選僧子邪若
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卽是
好官何用強壯者爲其爲治知大體如此 是月大霖
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北決白茅隄 六月己巳賜托
克托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 是月黃河

又北決金隄曹濮濟兗皆被災民老弱昏墊壯者流離
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
壞兩漕司鹽場省臣以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
臣訪求治河方畧 秋七月戊子朔温州颶風大作海
水溢地震 益都瀕海鹽徒郭火伾亦作亂 是月灤
河水溢 八月丁卯山東霖雨民饑相食賑之 丙戌
賜托克托金銀鈔帛辭不受 是月莒州蒙陰縣地震
郭火伾赤上太行由陵川入壺關至廣平般兵馬指
揮復還益都 帝至自上都 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丙午命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提調都水監 冬十

月乙酉議脩黃河淮水隄堰 十一月丁亥朔令民入粟補官以備賑濟有匿姦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侍郎中成遵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於姦淫之人其何以爲治必奪其赦還其粟著爲令從之又有議賊吏器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子議遂寢 十二月戊寅搖賊寇靖州 是月漢陽東平皆地震 是歲遼史成仍督早成金宋二史總裁官翰林侍讀學士揭傒斯畱宿史館朝夕不敢休

因得寒疾七日卒先是侯斯數求去不許命丞相托克托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侯斯曰使揭侯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托克托因問方今致治何先侯斯曰儲材爲先養之于名位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一日集議朝堂侯斯抗言當兼行新舊銅錢以救鈔法之弊執政言不可侯斯持之益力托克托雖稱不阿而竟莫行其言也至是卒給驛護喪歸江南追封豫章郡公諡文安 徭賊寇潯州同知府事保董率民兵擊走之

至正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 三月辛卯帝親試進士
七十有八人賜巴布哈張士堅等及第出身 是春東
平路及徐州路大饑人相食 以陳思謙參議中書省
事先是思謙建言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宜大發倉
廩賑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鎮撫中夏不聽 夏四
月募富戶出米五十石以上者旌以義士之號 帝如
上都 五月己丑詔以軍士所掠雲南子女千一百人
放還鄉里仍給其行糧不願歸者聽 辛卯翰林學士
承旨庫庫卒年五十一謚文忠庫庫在帝左右論思獻
納多所匡救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甚于饑渴以

故四方士大夫翕然萃于其門達官有怙勢者言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庫庫曰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裕宗倣書當時御筆于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平仲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朕耳卿益加懋敬以副朕志今汝言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禦汝慎勿以斯言亂吾國也

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既而出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政事闕員近臣欲有所薦用以言規帝意帝曰平章已有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庫庫不復薦人至京七日感熱疾卒家貧幾無以爲斂帝聞震悼賜賻銀五錠其所負官中營運錢臺臣奏以罰布爲之代償六月廬州張順興出米賑饑旌其門秋七月丁亥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丙午命額森特穆爾特穆爾達實竝爲御史大夫詔作新風紀八月帝至自上都九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 辛丑以中書右丞達實特穆爾爲翰林學士
承旨中書參知政事綽斯戢爲右丞資政院使多爾濟
巴勒爲中書參知政事旋命多爾濟巴勒同知經筵事
提調宣文閣時纂集至正條格多爾濟巴勒曰是書上
有祖宗制誥安得獨稱今日年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
門耳安可獨以爲書名時相不能從唯除制誥而已
冬十月壬子以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爲御史大夫初
惟一遷宣徽院使宣徽典飲膳權勢多橫索惟一取簿
閱之惟太常禮儀使阿喇布哈一無所需惟一因言于
帝請擢居近職且厚賜之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惟

一固辭詔特賜蒙古氏而改其名曰泰費音

舊作太平今改

辛酉命諸臣奉宣撫巡行天下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巡京畿道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 辛未遼金宋三

史成右丞相阿魯圖進之鼓吹導從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帝具禮服接之因謂羣臣曰史既成書前人善者取以爲法惡者取以爲戒非獨爲君者當然人臣亦宜知之是日大宴羣臣于宣文閣托克托進曰給事中殿中侍御史所紀錄陛下卽位以來事迹亦宜漸加修撰收

入金縢帝曰待朕它日歸天令吾兒修之可也仍以御
圖書封藏金縢自今以後不許有所入托克托遂不復
言時給事殿中之職皆統袴子弟爲之備員而已全無
所書史事遂廢 己卯監察御史布達實里請罷造作
不急之務 十一月甲午至正條格成 奉元路民陳
望叔僞稱雅克特古斯太子伏誅 十二月丁巳詔定
薦舉守令法 是歲以河決遣禮部尚書台哈布哈奉
珪玉白馬致祭於河神台哈布哈還言淮安以東河入
海處宜倣宋置撩清夫用輓江龍鐵埽滅蕩沙泥隨潮
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田其中廢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

賜進士第長安府學教授都御史楊綱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等事輕軍都尉元福集

元紀二十七

起柔兆掩茂二月盡上章
朔提格十二月凡五年

順帝

至正六年春二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辛未興國雨雹

天者如馬首 是月山東地震七日乃止 司天監奏

天狗星墜地血食人間五千日始於楚徧及齊趙終於

吳其光不及兩廣後天下之亂皆如所言 三月辛未

盜扼李開務之牐河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瓚言世

皇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今騎

賊不過四十人劫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恐運道阻塞請
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 戊申京畿盜起范陽

縣請增設縣尉 山東盜起詔中書參知政事索諾木

巴勒至東平鎮遏 是月高苑縣地震壞民居 夏四

月壬子遼陽爲捕海東青煩擾沃濟野人及碩達勒達

舊作水達達今改

皆叛萬戶邁珠等討之遇害詔恤其家 癸

丑頒至正條格於天下 甲寅以中書參知政事呂思

誠爲左丞 乙卯享於太廟 丁卯帝如上都中書平

章政事特穆爾達實畱守舊法細民糴於官倉出印券
月給之者其直三百文謂之紅帖米賦籌而給之盡三

月止者其直五百文謂之散籌米貧民買其籌帖以爲利特穆爾達實請別發米二十萬石遣官坐市肆使人持五十文即得米一斗姦弊遂絕以中書左丞呂思誠知經筵事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五月壬午廣西象州盜起江西田賦提舉司擾民罷之丁亥盜竊太廟神主遣和爾呼達討沃濟野人辛卯絳州雨雹大者二尺餘丁酉以黃河決立河南山東都水監六月己酉汀州連城縣民羅天麟陳積萬叛陷長汀縣福建元帥府經歷眞實萬戶廉和尚等討之丁巳詔以雲南賊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

路何命伊圖琿爲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討之旋降詔招諭 是月羅浮山崩水湧溺死百餘人 秋七月己卯

享於太廟 癸巳詔選集賢官爲路府縣達魯噶齊

丙申以參知政事多爾濟巴勒爲中書左丞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爲崇文監丞多爾濟巴勒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耶多爾濟巴勒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今選他人臣實有罪省臣無與焉帝悅擢爲右丞 甲辰京畿奉使宣撫鼎鼎舊作定今改奏御史薩巴爾等罪杖黜之時諸道奉使皆與臺憲互相掩蔽惟鼎鼎與湖廣道巴實糾舉無避 是

月鄜州雨白毛如馬鬃

八月丙午命江浙行省右丞

呼圖克布哈

舊作忽都
不花今改

江西行省右丞圖魯統軍合討

羅天麟

是月帝至自上都

益都臨淄縣雨雹大如

杯盂野無青草赤地如赭

九月乙酉克復長汀 戊

子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

冬十月思靖搖寇

武岡詔湖廣省臣及湖南宣慰元帥鄂勒哲特穆爾討

之俘斬數百級搖賊敗走

閏月乙亥詔赦天下免差

稅三分水旱之地全免

靖州搖賊吳天保陷黔陽

癸未汀州賊徒羅德用殺羅天麟陳積萬以首級送官

餘黨悉平

十二月丁丑省臣改擬明宗母壽章皇后

徽號曰莊獻嗣聖皇后 辛卯有司以賞賚汎濫奏請
恩賜必先經省臺院定擬 壬寅山東河南盜起遣左
右阿蘇衛指揮布爾國等討之 是歲尚書李洄以河
苗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陰不報 以
侍御史蓋苗爲中書參知政事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
隘請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矣苗議曰馳
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爲隘乎力辨乃罷時議以宿
衛士悉出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郡長所以牧民
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寄
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與角觚者苗

曰諸處告饑不蒙賑恤力戢何功獲此重賞乎又簽四
川廉訪司事家人違例收職田奉使宣撫直坐其主宰
相命奉使即行遣苗請付法司詳議勿使憲司以爲口
實於是宰相顧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樞機者欲其
相助也乃每事相抗何耶今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歎
曰猥以非材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
若此不去何俟將引去適詔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宰
相怒苗終不解比至卽除甘肅行省左丞時苗已致仕
歸田里宰相復奏旨趣赴任苗昇疾就道至鎮卽上言
西土諸王爲國藩屏賜資雖有常制而有司牽於文法

遂使恩澤不以時乃有匱乏之憂大非隆親厚本之意
又言甘肅每歲中糧姦弊百端請以糧鈔兼給則軍民
兼利矣從之遷陝西行臺中丞到官數日即上疏乞骸
骨歸逾年而卒追封魏國公諡文獻苗學術淳正性孝
友喜施與置義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謙謹及至遇事
敢言雖經挫折無少回撓有古遺直之風焉

至正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大寒而風朝官仆
者數人 王子以中書左丞相博爾濟布哈

舊作別兒怯不花今

改爲右丞相先是博爾濟布哈與右丞相阿魯圖謀擠
害托克托阿魯圖曰我等豈能久居相位當亦有退休

之日人將謂我何博爾濟布哈屢以爲言終不從博爾濟布哈遂諷御史劾奏阿嚕圖不宜居相位阿嚕圖即避出城其姻黨皆爲之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上自陳上必辨焉阿嚕圖曰我開國四傑博爾濟舊作博爾之世裔豈丞相爲難得

耶但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即去御史乃世祖

所設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阿嚕

圖遂罷去

攷異阿嚕之罷本紀不書宰相表亦有闕文今從傳

博爾濟布哈尋亦

辭職而罷

二月己卯山東地震壞城郭棣州有聲如

雷河南山東盜蔓延濟寧滕邳徐州等處 丙戌以宣

者拜特穆爾

舊作伯帖木兒今改

爲司徒

是月猺賊吳天保寇

沅州

三月甲辰中書省言臣世祖之朝省臺院奏事

給事中專掌之以授國史纂修近年廢弛恐萬世之後

一代成功無從稽考請復舊制從之

乙巳遣使銓選

雲南官員

庚戌試國子監會食弟子員選補路府及

各衛學正

戊午詔編六條政類

庚申監察御使王

士點劾集賢大學士吳直方躋進官階奪其宣命

乙

丑雲南王鄂囉來獻死可伐之捷

夏四月己卯享於

太廟

辛巳以通政院使多勒奇爾爲遼陽行省參知

政事討沃濟野人

庚寅復以博爾濟布哈爲中書右

丞相以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爲左丞相特穆爾達實
天性忠亮學術正大帝嘗問爲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
問王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
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霸術要近利世祖
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 臨清

廣平灤河等處盜起遣兵捕之

通州盜起監察御史

言通州密邇京城而賊盜蜂起宜增兵討之以杜其源
不報 是月河東大旱民多饑死遣使賑之 帝如上

都 五月庚戌猺賊吳天保陷武岡路詔遣湖廣行省

右丞實保

舊倫沙班今改

統軍討之實保堅不欲往左右司郎

中余闕曰右丞受天子命爲方岳重臣不思執弓矢討
賊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實保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
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遂下令趣之三
日皆集實保乃行 乙丑右丞相博爾濟布哈以調燮
失宜災異迭見罷詔以太保就第 是月臨淄地震七
日乃止河東地坼泉湧崩城陷屋傷人民 六月詔免
太師滿濟勒噶台官安置西寧州時博爾濟布哈以宿
憾譖滿濟勒噶台故有是詔其子托克托力請與父俱
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薩克蘇舊作撒思
今之地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舊作倫亦憐曰托克托父

改今之地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

舊作倫亦憐
眞班今改

曰托克托父

于無大過柰何迫之于險乃召還甘肅復以御史大

天泰費音

舊作太平今改

爲中書平章政事彰德路大饑民

相食

秋七月徭賊吳天保復寇沅州陷澈浦辰溪縣

所征焚掠無遺

八月壬午杭州上海浦中午潮退而

復至九月癸卯八憐內哈喇諾海圖嚙和伯賊起斷

嶺北驛道

戊申帝至自上都

甲寅詔舉才能學業

之人以備侍衛

丁巳中書左丞相特穆爾達實薨特

穆爾達實之爲相也修飭綱紀立內外通調之法朝官

外補許得陞辭親受帝訓責以成效郡邑賢能吏次第

甄拔入補朝闕分海漕米四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

凶荒先是僧人與齊民均受役於官其法中變至是奏復其舊孔子後襲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升爲三品歲一再詣國學進諸生而獎勵之中書故事用老臣豫議大政久廢不設特穆爾達實奏復其規起臆合張元朴等四人爲議事平章曾未半年補偏裒弊之政以次興舉從幸上都還入政事堂甫一日感暴疾而卒年四十六贈太師追封冀寧王諡文忠 辛酉以御史大夫多爾濟爲中書左丞相 甲子集慶路盜起鎮南王博囉布哈討平之 丁卯猺賊吳天保復陷武岡延及寶慶殺湖廣行省右丞實保於軍中 冬十月庚辰詔建穆

呼哩巴延祠堂於東平

丙戌額琳沁濟達勒反遣兵

討之 辛卯開東華射圃

戊戌西蕃盜起凡二百餘

所陷哈刺火州劫供御葡萄酒殺使臣 是月獯賊吳

天保復寇沅州州兵擊走之 十一月辛丑監察御史

庫庫以官者隴普憑藉寵幸驟陞榮祿大夫追封三代

田宅遂制上疏劾之 甲辰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

莫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上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

而鎮江眞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

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

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手假鹽徒雖能成功豈

不貽笑安亟選智勇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
租稅之地恐非國家有矣不報 撥山東十六萬二千
餘頃地屬大承天護聖寺 乙巳中書戶部言各處水
旱田禾不收湖廣雲南盜賊蜂起兵費不給而各位集
費冗食甚多請加分揀帝牽於眾請令三年後減之
庚戌猺賊吳天保復陷武岡命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紐
勒領兵討之 以河決命工部尚書密勒瑪哈謨行視
金隄 甲寅猺賊吳天保陷靖州命威順王庫春布哈
鎮南王博囉布哈及湖廣江西二省以兵討之 戊午
命河南山東都府發兵討湖廣洞蠻 丁卯海北湖南

猺賊竊發兩月餘有司不以聞詔罪之并降散官一等
是月滿濟勒噶台卒滿濟勒噶台所至不以察察爲
明赫赫爲威僚屬各效其勤至于事功旣成未嘗以爲
己出也以仁宗寵遇之淡忘日必先百官詣原廟致敬
或一食一果之美必持獻廟中至是卒於甘肅帝念托
克托勲勞召還京師 十二月庚午以中書左丞相多
爾濟爲右丞相平章政事泰費音爲左丞相先是多爾
濟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早襲國王味於國家之理
今備位宰相非得泰費音不足與共事至是遂拜泰費
音左丞相多爾濟爲右丞相多爾濟爲人寬洪有度畱

守司行致賀禮其物先陳鴻禧觀將饋二相多爾濟家
臣察知物有豐殺其致左相者特豐家臣具白其事請
卻之多爾濟曰彼縱不送我亦又何怪即命受之時順
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
省臣將許之右司都事歸暘曰古人有言曰懷雖長不
及馬腹使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
疲中國以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
思誠抗辨甚力泰費音問其策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
宣撫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
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者丞相索皮服予之仍核

在官所藏衣服之數將悉給貧民陽曰宰相當以廣濟天下爲心衣服能幾何而欲給之耶莫若錄飢寒者賑之丞相悟而止多爾濟爲相務存大體而泰費音則兼理庶務一時政權頗出於泰費音趨附者衆多爾濟處之凝然不與較然泰費音亦能推讓盡禮中外皆號爲賢相云 丙子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以民間利害實封呈省參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曰必欲得賢守無如參議韓鏞者帝乃特書鏞姓名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能禍福人盜將行劫必往卜之鏞至即撤其祠宇沈土偶

人於江凡境內淫祠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歎服鏞
乃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爲五經師朔望幅巾
漢衣謁先聖每月課試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勵于學
鏞居官自奉澹泊僚屬化之先是朝使至外郡者所奉
一不厭其欲還即騰謗于朝其使饒者鏞延見郡舍中
供以糲飯遄終無後言尋有旨以織幣脆薄遣使笞行
省臣及諸郡長吏獨鏞無預焉 丙戌中書省建議以
河南盜賊出入無常宜分撥達勒達軍與揚州舊軍于
河南水陸關隘戍守東至徐邳北至夾馬營遇賊掩捕
從之 湖廣行省右丞實保旣爲猺賊所害其子實迪

方爲中書掾請奔喪丞相以實迪有兄弟不許歸暘曰
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請非所以孝治
天下也乃許之 是月陝西行御史臺臣劾奏博爾濟
布哈乃逆臣之親子不可居太保之職不報 是冬衛
輝路天鼓鳴 是歲隆福宮三皇后鴻吉哩氏薨 鄱

陽朱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毋勸帝親
賢遠姦抑豪強省冗費修德恤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
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
切直不能容公遷亦力辭章七上乃出爲金華路學正
至正八年春正月戊戌朔命額森特穆爾

舊倫也先帖木兒今改

知樞密院事 丁未享於太廟 辛亥黃河決遷濟寧

路於濟州 詔各官府諳練事務之人毋得遷調 詔

翰林國史院纂修后妃功臣列傳學士承旨張起巖學

士楊宗瑞侍講學士黃潛爲總裁官左丞相秦贊音左

丞呂思誠領其事 是月詔給銅虎符以宮尉鄂哲勒

布哈貴亦衛副指揮使壽山監湖廣軍命湖廣行省右

丞圖齊湖廣宣慰都元帥鄂勒哲特穆爾討莫磐洞諸

蠻斬首數百級其餘二十餘洞縛其洞酋楊鹿五赴京

師 二月命皇子阿裕實哩達喇舊作倫安散識習讀輝

和爾文字 甲申以宣政院使桑節舊作倫星爲江南行

省

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爲政桑節獨持風裁御史行部必飭屬而遣之湖東簽事三寶珠性廉介所至搏貪猾無所貸御史有以私請者拒不納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桑節怒曰若人之廉誰不知之乃敢爲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者惡之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民病之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網大利有司莫敢忤桑節至謁王王闔中門啓左扉召以入桑節引繩牀坐王中門而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佺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商者入告王王命啓中門桑節入責

王曰王帝室之懿親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于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桑節手謝之爲悉罷其所爲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服恃寵橫甚數以事陵轢官府桑節掩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獄具罪而籍之由是豪強斂手桑節河西人也 是月以前奉使宣撫賈惟貞稱職特授永平路總管會歲饑惟貞請降鈔四萬餘錠賑之詔濟寧鄆城立行都水監以工部郎中賈魯爲之魯高平人也 三月丁酉詔以束帛旌守令之廉勤者遼東索和努反詔稱大金子孫命將討擒之 壬寅土

番盜起有司請不拘資級委員討之 福建盜起地遠
難於討捕詔汀漳二州立分元帥府轄之 癸卯帝親
試進士二十有八人賜阿嚕輝特穆爾王宗哲等及第
出身 己酉湖廣行省遣使獻石壁洞蠻捷 辛酉遼
陽烏延達嚕歡奏稱大金子孫受玉帝符文倫亂官軍
討斬之 壬戌六條政類書成 是月猺賊吳天休復
寇沅州 夏四月辛未河閒等路以連年河決水旱相
仍戶口消耗乞減鹽額詔從之 乙亥帝幸國子學賜
衍聖公銀印升秩從二品 定弟子員出身及奔喪省
親等法 詔守令選立社長專一勸課農桑 詔京官

三品以上歲舉守令一人守令到任三月亦舉一人自
代 平江松江水災給海運糧十萬石賑之 丁丑遼
陽董哈喇倫亂鎮撫奇徹討擒之 己卯海寧州沐陽
縣等處盜起遣翰林學士圖沁布哈討之 是月帝如
上都 命托克托爲太傅提調宮傳綜理東宮之事
湖廣平章巴延引兵捕土寇莫五萬蠻雷等已而廣西
峒賊乘隙入寇巴延退走 五月丁酉朔大霖雨京城
崩 庚子廣西山崩水湧灘江溢平地水漲二丈餘屋
宇人畜漂沒 乙卯錢塘江潮比之八月中高數丈沿
江民皆遷居以避之 己未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

集卒集從吳澄游授受具有原委性孝友撫庶弟嫁孤
妹恩義備至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
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于濱死亦不
以爲德也 是月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二三十里
死者千數 六月丙戌立司天臺于上都 己丑中興
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平地深丈有五尺漂沒六十餘
里死者一千五百人 是月山東大水民饑賑之 秋
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乙巳享於太廟 壬子量移
竄徙官於近地安置死者聽歸葬 乙卯遣使祭曲阜
孔子廟 以江州總管劉恆有政績擢山東宣慰使

八月帝至自上都 冬十月丁亥廣西蠻掠道州 十

一月辛亥獠賊吳天保率眾六萬掠全州 是歲設分

元帥府于沂州以邁博齊爲元帥備山東寇 禮部郎

中成遵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

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

二十一人悉黜之 台州黃巖民方國珍致異輟耕錄

谷真或作谷珍入海爲亂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爲業時

有蔡亂頭者行剽海上有司發兵捕之國珍怨家告其

通寇國珍殺怨家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亾入海元史

元史台哈布哈傳云方國珍爲蔡亂頭王伏之讎逼遂

入海爲亂明史方國珍傳祇書蔡亂頭剽海上今從之

聚眾數千人劫掠漕運執海道千戶德流干實事聞詔
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
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多爾濟巴勒遂
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議授國珍定國尉

致異元史

台哈布哈傳云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按國珍初降其兄弟未嘗皆授官也今從明史

將治多爾

濟巴勒之罪樞密參議歸暘曰將臣失利罪之固當然
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安募海濱
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可許國珍
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
以示四方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珍竟不肖赴勢

益猖獗帝遣禮部尚書台哈布哈察實以聞台哈布哈
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 監察御史張楨言明
埒棟阿額爾佳伊嚕布哈皆陛下不共戴天之仇巴延
賊殺宗室嘉王郟王一十六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
弟尚皆仕于朝宜急行誅竄右丞相博爾濟布哈阿附
權姦亦宜遠貶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于要君
閫帥敢于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奏
上徵政院使高隴布力爲博爾濟布哈解帝乃出御史
大夫額琳沁巴勒爲江浙左丞相中丞餘皆辭職詔復
加博爾濟布哈太保於是兩臺各道言章交至博爾濟

布哈益不自安尋謫居渤海縣 監察御史李泌上言
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
之言乃以高麗奇氏爲皇后今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
陰盛陽微之象請仍降爲妃庶幾三辰奠位災異可息
不聽

至正九年春正月丁酉享於太廟 癸卯立山東河南
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 乙巳廣西徭賊復陷道州
萬戶鄭均擊走之 三月丁酉埧河淺澁以軍士民夫
各一萬濬之 是月黃河北潰 膠州大饑人相食
徭賊吳天保復寇沅州 夏四月丁卯享於太廟 丁

升知樞密院事奇徹台爲中書平章政事己卯以燕南廉訪使韓元善爲中書左丞 是月帝如上都 五月

丙辰定守令督攝之法路督攝府府督攝州州督攝縣

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詔修金隄民夫日

給鈔三貫 蜀江大溢浸漢陽城民大饑 六月丙子

刻小玉印以至正珍祕爲文凡祕書監所掌書盡以識

之 秋七月庚寅監察御史沃勒海壽舊倫韓勒海壽今改劾奏

殿中侍御史哈瑪爾舊倫哈麻今改及其弟舒蘇舊倫雪雪今改罪惡

御史大夫韓吉納舊倫韓嘉納今改以聞哈瑪爾者寧宗乳母

之子也與舒蘇早備宿衛帝淡眷寵之而哈瑪爾有口

才尤爲帝製幸累官殿中侍御史舒蘇亦累官集賢學士帝每卽內殿與哈瑪爾以雙陸爲戲一日哈瑪爾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嘆茶於其衣哈瑪爾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爲比由是哈瑪爾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賂遺之至正初托克托爲丞相其弟額森特穆爾爲御史大夫哈瑪爾日趨附其兄弟之門會托克托去相位而博爾濟布哈爲丞相與托克托有舊怨欲中傷之哈瑪爾每於帝前營護故得免初博爾濟布哈與泰費音韓吉納圖們岱爾等情好甚密及博爾濟布哈罷泰費音韓吉納乃謀黜哈瑪

爾諷御史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馳馬諸物其
大者則設帳房于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
寧徽寺爲名出入托果斯舊作脫忽思今改皇后宮犯分之罪

尤大寧徽寺者掌托果斯皇后錢糧托果斯皇后帝庶
母也哈瑪爾知御史有所言先于帝前析其非罪事皆
泰費音韓吉納所摭拾及韓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
怒斥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瑪爾舒蘇官
居之草地而沃埽海壽出爲陝西廉訪副使于是泰費
音罷爲翰林學士承旨韓吉納爲宣政院使 壬辰詔
皇太子阿裕實哩達喇習學漢人文字以翰林學士李

好文兼諭德歸陽爲贊善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
帝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于道聖賢
之道存于經而傳經期于明道出治在于爲學關係至
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非學
臻閎奧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
家之盛事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久與性
成章句之學寢以事廢驟以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
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
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
之道必由于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

摘其要略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已見倣真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帝師聞之言于奇皇后曰向者太子學佛法頓覺開悟今乃使習孔子之教恐壞太子真性后曰吾雖居深宮不明道德嘗聞自古及今治天下者須用孔子之道舍之他求卽爲異端佛法雖好乃餘事耳不可以治天下安得使太子不讀書耶 甲午以額森特穆爾爲御史大夫 乙未以湖廣行省左丞相額琳沁巴勒知樞密院事 甲寅以巴延爲集賢大學士 乙卯右丞相多爾濟罷依前

爲國王 是月大霖雨水沿高唐州城江漢湓漂浸民
居禾稼歸德府霖雨決十旬 閏月辛酉以太傅托克
托復爲中書右丞相出韓吉納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初托克托自甘州還上都將復相中書參議趙期頤員
外郎李稷謁翰林直學士兼贊善歸暘私第致托克托
之命屬草詔暘辭曰丞相將爲伊周事業入相之詔當
命詞臣視章今屬筆于暘恐累丞相之賢也期頤曰若
上命爲之柰何暘曰事理非順亦當固辭期頤知不可
屈乃已 庚午以額爾克達嚙噶齊綽斯戡爲中書右
丞 辛巳詔赦湖南徭賊註誤者 初滿濟勒噶台卒

秦費音請令托克托歸葬左右以爲難秦費音爲之固請托克托得還且拜太傅然不知秦費音之有德於已也因汝中柏讒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知政事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秦費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秦費音旣罷又誣劾之而竝論其子額森呼圖不宜僭娶宗室女托克托之母聞之謂托克托兄弟曰秦費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侍御史薩瑪特揚言于朝曰御史欲害正人壞臺綱如天下後世何即臥病不起故吏田復勸秦費音自殺秦費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慊矣遂

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娛 托克托以哈瑪爾賞

爲已營護淡德之遂援引哈瑪爾復爲同知樞密院事

八月甲辰以巴延爲中書平章政事 是月帝至自

上都 九月甲子詔凡建言中外利害者委官選其可

行之事以聞 丙子中書平章政事定珠以病辭職不

許 是月遣御史中丞李獻代祀河濱 冬十月辛卯

享於太廟 丁酉皇太子入端本堂肄業

成王忠文
集有端本堂

頌言皇子於十一月九
日始就學今從元史 命托克托雅克布哈領其事端

本堂虛中坐以俟至尊臨幸太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

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從歸賜議也詔以李好文所

進經訓要義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敬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唐元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卻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名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戒者爲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錄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 十一月戊午

朔日有食之 托果斯皇后以沃埒海壽之言侵已泣
訴于帝帝怒乃奪沃埒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并誣
韓吉納賊罪杖流紐爾干以死而圖們岱爾自中書右
丞出爲四川右丞亦誣以罪追至中道殺之 十二月
丁未獠賊吳天保陷辰州 是歲詔汰冗官均俸祿賜
致仕官及高年帛 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
從其八事其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
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預定委官五曰船戶困
于埧夫海糧壞于埧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運糧
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宜以宣中船戶付本司節制

冀寧平遙等縣曹七七反命刑部郎中已克什兵馬指揮錫布罕討平之 沅靖柳桂等路猺獠竊發朝廷以溪洞險阻下詔招諭之湖廣行省平章達實特穆爾謂寇情不可料請置三分省一治靜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左右丞參政兵鎮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戶府益以戍兵從之達實特穆爾特穆爾達實之弟也

至正十年春正月丙辰朔以中書右丞緡斯戡爲平章政事 甲戌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北二十里乃隕 是月前太保中書右丞相

博爾濟布哈卒于渤海縣 三月奉化州山石裂有禽
鳥山川人物之形 是春彰德大寒近清明節雨雪三
尺民多凍餒死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是月帝如上
都 五月右丞相托克托居母憂帝遣近臣諭之俾出
理庶務于是托克托用烏庫遜良楨龔伯璉汝中柏拜
特穆爾等爲僚屬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皆與之
謀事行而羣臣不知也 六月壬子有星大如月 北
斗震聲若雷三日復還 甲子寧州大雨山崩 丙寅
上高縣蒙山崩 八月帝至自上都 九月辛酉 二
皇如祭孔子禮先是歲祀以醫官行事江西廉訪使文

殊訥建言禮有未備乃敕工部具祭器江浙行省造雅樂太常定儀式翰林撰樂章至是用之 庚午命樞密

院以軍士五百修築白河隄 壬午右丞相托克托以

吏部選格條目繁多莫適據依銓選者得以高下之請編類爲成書從之 冬十月乙酉安溪縣後山鳴 乙

未托克托欲更鈔法乃集省臺兩院共議之先是左司都事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與吏部尚書僕哲篤俱欲迎合丞相意請以楮幣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爲母而錢爲子楮皆唯唯不敢出一語中書左丞兼國子祭酒呂思誠

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爲母下料爲子譬如達勒
達人乞養漢人爲子是終爲漢人之子而已豈有以故
紙爲母而以銅錢爲過房兒子者乎思誠又曰錢鈔用
法以虛換實其致一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鈔至
元鈔交鈔分爲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貫而棄其虛恐
不爲國家利便哲篤曰至元鈔多僞故更之思誠曰至
元鈔非僞人爲僞爾交鈔若出亦有爲僞者矣且至元
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僞將滋多僕哲篤曰錢鈔
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
爲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僕哲篤怒

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
行不得行不得又曰丞相勿聽此言如向日開金口河
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矣托克托見思誠之
言直狐疑未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呂祭酒之言
亦有是者但不當在廊廟上大聲厲色耳御史劾思誠
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
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
寶錢與歷代錢並用以實鈔法行之未久物價騰踊至
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
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是月南陽大名東平濟南

徐州各立兵馬指揮司以捕上馬賊時南陽路總管莊文昭言本郡鴟路有上馬賊百十爲羣突入富家計其家貲邀求金銀爲撒花或劫州縣官庫取輕資約束裝載畢拘妓女置酒高會三日乃上馬去州郡無武備無如之何於是始命立兵馬分司五處然終不能禁 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辛酉罷遼陽濱海民煎熬野鹽 是月三星隕於耀州化爲石如斧形削一石擊之有聲 十二月壬午朔修大都城 右丞相托克托慨然有志于事功時河決五年不能塞方數千里民被其患托克托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辛卯以大司農圖

增等兼領都水監集羣臣議黃河便益事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竝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進取其後策且以其事屬魯魯固辭托克托曰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稱旨托克托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何也然廷議

終莫能決帝乃命工部尚書成遵偕大司農圖嚮行視
河議具疏塞之方以聞 命前同知樞密院事布延布
哈等討廣西搖賊 方國珍復叛已酉寇溫州 是冬
溫暖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處雨黑黍內白如粉草
木皆萌芽吐花大雪而雷電 是歲京師麗正門樓上
忽有人妄言災禍鞠問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所往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